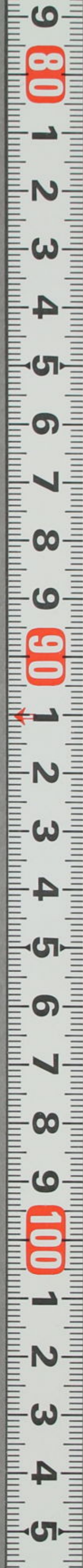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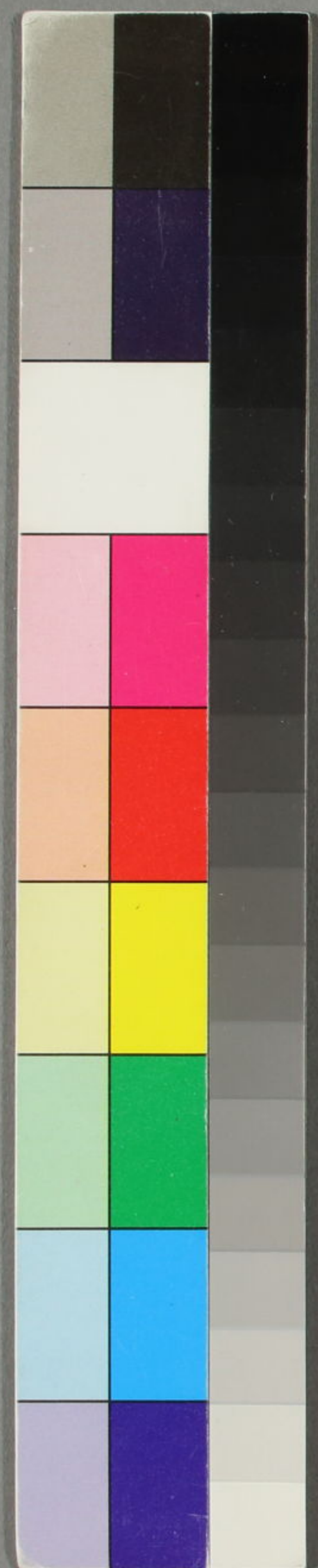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十七  
十八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七

蘇洵明允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二策是老蘇畢生心血所注其文亦覃思研精而成非淺人所能窺

大抵本於賈生治安第一策而間以封建論局法

審勢似封建論而奇峭不及馬審敵

似治安策第一章而雄變殆逼之

字挾風霜自斬新

優柔未可咎真仁

誰培國本遺子孫

誰培國本遺子孫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此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

開得江南半壁春  
薄海河山盡列藩  
繇牽何肯許會奔  
東方封建還強勢  
喚起老蘇重審論

以上虛冒引起  
何則二字管到後  
段不可救止者乘  
之矣句

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  
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  
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  
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  
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  
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  
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  
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  
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

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  
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  
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  
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  
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  
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  
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  
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  
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

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幾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

以上強弱對舉。兩而相形。無甚輕重。以下方端重於一。邊其實以上乃以下之序。引耳。是與封建論異處也。沈曰。竟全說宋弱。失立言之体。而文勢亦平平。偏從強。

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逸。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

勢說到弱政見轉弱為強只在一振作間也

說周秦處体方未見波瀾至說本朝處乃洶湧層出可強之勢此可字生後面許多議論

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名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馬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

審勢一篇分為兩截以上論勢以下論裁勢之術看佗变化章法不與周秦一樣處然雖然借况今數個虛字軒旋全身有許大力量

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數出弱宋之弊所宜於用威羗胡疆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語妙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有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

忽插入齊事然後及本朝事出人意表

是老蘇每每拈出為談柄者

是可強之勢注脚故不脫勢字

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

三蘇學皆本申韓往往有此論然亦宋時救弊之策莫過於此也。後來東坡在志林中論秦始皇扶蘇始說刑法之不及乎恕乃為正論

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

不脫秦字文有收

拾

此段因或者之問

遂收全篇大似封

建論

沈曰論湯武寬嚴

處恐亦未然

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其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

書又云代虐以

當時曰時日曷喪

寬兆民名懷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

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

未確

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

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

通人之言

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

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

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

及結應起句

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

沈曰：桓公任刑文公長者，此皆曲說不可為典要也。

婦宿勢字

儲評的當其實老  
蘇學子厚焉尔

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尚威乃一篇之主。此為弱宋言。真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總以尚威用刑為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置之積

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余弱冠左右喜誦老蘇二策以為二篇無優劣今歲四十有三矣再出讀之審敵篇法章法句法無一不出人意表優審勢不啻數十等也壬午孟春晦日閏月朔襄識審勢篇篇法整然至審敵則神出鬼沒不可端倪余用刀斷亂絲法截為四大段中三段皆以雖然二字反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

振

三蘇立論皆於破題着力籠罩全篇大意而獨此二策虛冒引起蓋大篇之体宜然也

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迄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以上論北胡非外  
憂其志非小  
每一改端皆以何  
也二字反振

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

此二段全篇精神  
所注踴躍震動筆  
力雄變賈生而下無  
敵手

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沈曰從志不在小  
又折出志不欲戰  
深匿之情邀賂之  
詐曲曲傳出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  
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  
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  
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  
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  
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  
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  
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  
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  
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

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  
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  
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  
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  
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  
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  
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  
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  
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  
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

泛論漢時勢過詳  
如不甚關係當世  
然石晉賂契丹其  
後遂不可復其勢  
猶漢封同姓出不  
得已故借古以形  
今也

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  
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  
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  
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  
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  
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  
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  
從而和之。於是擅爵入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  
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  
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  
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  
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  
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  
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  
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  
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  
將有遠禍。與其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  
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

激昂頓挫議論風生是等處何減賈生哉

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

直就量錯為結其實明自己勿賂之策非愚計絕奇

以上反覆說其勢以下方說要著下手處

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祐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量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此神從孫吳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

以犬喻契丹以擊  
船喻宋以叫呼跳  
跟以氣先者喻宋  
與契丹之戰三喻  
愈出愈妙皆在  
百忙中忽挿入之  
故章法變動

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  
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  
此言我之待之  
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  
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  
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  
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  
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  
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  
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  
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跟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  
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跟者形也無以待之  
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空不然徒自弊其力於  
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  
寔之說  
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  
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  
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  
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  
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

上段結以是量錯所以為愚也末段結以嗚呼是七國之勢也緊相呼應然此結景出人意外有高峰墜石勢

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引賈生語見貴於乘時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句遠應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任相 衡論之一

三代以下優禮大臣。未有如趙宋之厚者。而老蘇責其無禮。故沈評疑之。余以為是未窺破老蘇立論之意者。老蘇特責其待大臣過厚。不能用刑。加其身而已。這老於九原必點頭。余說也。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具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

蘇意不在接之以禮上而在重責之上

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不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

他日子瞻作策  
厲法禁 篇大意  
如此篇是蘇家傳  
授心法亦是當時  
對症之藥也

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亦非古人君待臣之義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



沈曰明仁宗孝宗呼宰相為先生賜之坐稱為盛事

一篇議論皆自是出

是老蘇之所大不滿意處

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名胥吏耳宋代已然可慨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

禮責對待終篇使人不能覺是其縱橫之術牢罩當時并及後世讀者讀者不墮其雲霧中可也

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即賈誼治安策意而曲暢言之中間不重於用禮亦不果於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鎮此猶宋代之

厚以後更不可問矣。君臣一德，協恭交贊，令人懷  
舌而嘅然也。

○御將 衡論之一

老蘇起法喜用碎  
句是二子所不及

殺之二字甚辣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  
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  
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  
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  
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  
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克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以上說才將可御。而用之以下說御才將之術有大小之別。

藝祖以江南未平。不大拜曹彬先賞。未是後賞亦未非也。余則曰。先賞而不盡可也。

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久。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鳥。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

增評文獻通考 卷十七

韓信王齊不肯出  
兵救漢及垓下許  
封楚之說然後肯  
來此時許封而未  
實與之也故來使  
其實與則亦泰然  
不動耳滅項氏定  
天下豈韓彭之志  
哉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  
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  
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  
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  
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  
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

以樊灌比鷹甚切

先賞後賞兩意層  
層駕來至末歸到  
先賞上為結篇  
法變化

結勁有力二子每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  
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  
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  
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  
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  
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  
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  
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每學之

帝可謂知大計矣

從賢將引出才將。於才將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項。後引高祖為御才大者之証。正喻相生。反覆曲暢。此亦縱橫家之術也。

貴道德而賤才能  
猶可貴門地而賤  
才能本邦通習使  
老蘇見之謂之何  
哉

百官肅云云語過  
重所以來沈譏

養才 衡論之一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握以進也。今有二

曾子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一

十一

以上非冒論乃虛引耳

沈曰道易假託而不易勉強老泉看

道太輕所云者乃

文貌非道也

此段通体扼要處

謂之冒頭可也

以下承題亦是講

題

老蘇胸中有一種

不平之氣故不自

覺其言之過耳它

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

人馬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

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

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

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久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

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

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

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

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

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

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

日子瞻策畧亦言此意

此篇可示人主宰

相不可示人家子弟

第

上面無數波折直到此極言其弊

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  
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撲撒小  
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  
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  
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  
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  
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  
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  
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  
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

本朝有大江廣元

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意無事之時。

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

蘇家讀古經每每有別眼拈來為證精神倍常世間迂儒夢想所不及

此段如昌黎上宰相第三書若又舉

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

吐握則陳腐不耐矣

以下掉尾有此一段纔是周匝矣

遠慮篇絕妙此選不取何哉

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中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為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大意謂奔蹏之馬可致千里負俗累之士可立功名國家宜收羅於平日不應繩以文法急而求之

甚或加以刑法。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也。議論發越。鋒鋦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為詩

宋人送序當推此  
 篇為第一雖昌黎  
 恐無此奇傑處蓋  
 善學史遷者也

此段似史記盧綰  
 傳  
 文一氣呵成着段  
 落乃失之矣

自嬉戲啖棗栗叙  
 到建大旆從騎數  
 百乃有姿態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  
 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  
 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  
 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  
 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  
 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  
 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  
 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  
 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



一本万里之外無之字

建大旆云云無此

數語無色態

富貴不足恠百壯

中補此句不獨自

占地步語有波折

得彭任話為議論

根本又加色態

通篇不着議論至

此曰嗚呼何其不

思之甚也此一句

是議論已而忽引

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  
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  
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彼折衝口  
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  
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  
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  
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  
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  
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是議論已而忽引

史記一事又曰今

之匈奴云云此句

是議論結尾

引孟子一句此纔

是送石昌言正面

文字也簡勁亦拔

千古無兩

蘇氏之文每逞議

論讀之時覺可厭

如東坡前赤壁末

段是也獨此文開

開自平昔通好叙

起又叙出使意氣

又叙北虜情狀通

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  
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強而  
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蘇氏族譜引

休叙事未尾議論  
唯三句是文品所  
以獨高讀之万遍  
不厭也  
上段學公毅文体  
下段叙已所以作  
譜之意文之整嚴  
而腴膩者  
親盡云云已伏下  
段意氣脉相貫學  
文者當悟此訣  
沈曰宋興百年族  
法未立有之自蘇  
氏族譜始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

複一語為結非此  
則系之以詩句不  
可着

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云云。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

沈曰詩亦真至而用韻似雜真庚侵從來不相通也

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雙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面目太粗

極莊重文字蓋學韓之平淮西碑而變其面目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相傳儂智高欲寇蜀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

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

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

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

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

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

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

月朔且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

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

莊重文字不可著議論着議論則以某曰改端是常法

七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發。公。中。發。出。所。以。安。蜀。之。本。妙。用。待。字。以。破。蜀。人。多。變。之。見。此。入。水。斬。蛟。伎。倆。也。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用意古雅不類這  
翁他文

沈曰：苦心迴轉表揚張公亦以周旋故七

借張益州口中論  
從前官吏待蜀人之非文為之而作者耳

纔拍着畫像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

稱道益州處一言萬鈞

老蘇自言其文所原有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語蓋平生讀風雅至熟故如此詩雖韓柳擬古不能過焉宋諸家皆不及也

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不獨可以安蜀公南京人為久慷慨有天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旗纛舒舒條桑滌場草木代鼓閨闈禾麻倉庾等瑣碎悉備皆序文中所未叙及是序詩相讓法也而結尾只一句公像在堂宛不脫畫像記是老蘇文之有典有則者

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詩亦古茂不靡

此文重複不厭處頗似老歐

木假山記

憑空而來。一氣層折。幾不可乙。如尋武夷。九曲一。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  
曲一勝。  
 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  
 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  
 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  
 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  
 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  
 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  
 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  
 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字。上幸。不幸。言。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無他曲折唯是重  
複上文而似有無  
數曲折所謂天下  
至文也

宛然三蘇真像也

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被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  
字與前數字關照。  
 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  
 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敬焉。予見中峰  
 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  
 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  
 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  
 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為累基勢轉丸手。

良然。

仲兄字文甫說

范曄自贊其文清雄奔放似過秦論。范文纏而帶此四字下不得千載下。唯眉山父子文可承當此四字。此四字唯水可以喻之。宜乎明允之有取於水也。予瞻作清風閣記。言語雖妙不似此篇之周到。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兄曰：子其可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滄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

形容風水相遭處亦自綽麗誰謂蘇文有骨無肉也

對舉風水然後合叙風水末層疊風水以中上意又以去與組綉形風水之文而歸到於人文有次第

以上他人亦可言以下非明允不能言有此一段乃可

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洎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繁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

誦

它日子瞻自稱其文如萬斛泉源云意原於此

到底不脫吾兄

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無意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二語道盡文章妙理。彼道不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辨奸與此篇並這  
老文字有經驗者  
乃知它文未經  
者施之實用舉皆  
如此然如策北虜  
之必求它日亦自  
有驗不啻著龜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  
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  
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  
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文共八十  
一言耳。讀之如有濤瀾動盪。不可遏抑之勢。大奇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八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議學校貢舉劄子

東坡劄子奏狀皆  
中年以後老成之  
中年以後老成之  
議文亦老成不似  
策論縱橫激昂有  
喜事之態然亦其  
時勢異故焉耳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  
未嘗無入。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  
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  
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

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

儒者之說往往如此說來使人欲笑

以上論學校以下論貢舉長短不齊以所論事有多少也

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持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舉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

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近。日。應。孝。廉。方。正。者。并。不。必。割。股。廬。墓。等。事。此。又。江。河。日。下。之。勢。也。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以。上。駁。鄉。舉。之。弊。德。行。之。之。弊。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以上歷論法之不

故考之行之徒得荒陋與成旋復舊制其弊有甚於詩賦者專取策論之弊。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

便至此總結一筆  
然後說着手

着實下手處在此

別欲告者

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行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近世學者亦有耻言下學遠求。上達之說其弊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書於市。

此豈真能然哉伏  
下案

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策論試

而况一轉妙

士又立太學生三舍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頒於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也。東坡此議欲即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即叢生也。歐公亦嘗言取士以文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召對既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宋史本傳云挺挺大節群臣莫出其右讀此已見其忠  
既直氣率先天下筆挾風霜此等之謂也

有司其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攸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信手得來不費搜

臣雖至愚至如勿買十轉筆力曲折無不如意夫子自道信哉  
大孝百姓拈兩古言為上下過渡處

索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苦心妙手。

諫買燈止於此。以可不慎畏起。以下皆因警發新法之害語。意隱躍而終不脫買燈題目。苦心妙手。

而又二字後段惟當二字皆引歸本題

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天。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一。論。既。畢。因。以。故。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

不言之意

買燈事小猶須力  
言况大於買燈者  
乎意在言外  
應動法堯舜

應以身試其小者

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  
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  
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妝具  
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  
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  
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  
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不  
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  
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動以情折以理既品直亦婉曲嚴主亦當霽容陸  
務觀有感於腸斷當時諫浙燈也未信而諫者應  
以此為法



上神宗皇帝書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蓆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

乘行異入  
句句聳動皆中其  
所大欲

前後兩書過接處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

沈曰三大綱中尤  
以結人心為主以  
安石新法皆拂人

心事也故此條暢言之

人主讀至此誰不毛骨俱悚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喻注出此句是漆力法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

同衆自用者錯綜引證至此又關取上今陛下之句結前起下過渡處一頓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名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已上言人之心之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

蘇家慣手

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  
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  
制置司一綱遣使水利雇役均輸青苗逐條說去  
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  
凡數日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  
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  
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  
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  
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  
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  
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

再過渡轉下仍用  
前語勢一類

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陸  
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  
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  
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  
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  
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  
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  
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  
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八

七

文氣似孟子

似孟子毀明堂對  
結人心之意時時  
提醒於文字間今  
皆着圈

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  
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名  
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  
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  
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  
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  
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  
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

絕妙譬喻寫當時  
情狀如畫非坡翁  
之筆曷能至此

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  
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  
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  
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  
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三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  
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  
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  
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此言少... 卷十一

似賈誼治安策中  
使管仲愚人則可  
語

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  
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  
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  
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時舊相皆已引不欲以此自  
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  
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  
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  
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  
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  
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

以其切中今弊故  
盡叙其言

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  
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  
朝辭禁門情態。即與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  
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  
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  
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  
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  
希旨。以上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  
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  
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

以其符合今弊故  
盡叙其事

增平八大家文讀本

此言人...

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海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

沈曰就遣使中分出不便於民四件

沈曰此論興水利之害

論利害處皆數句破的有用之文有力之筆

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

通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一

十四

洞達人情至此非尋常文士所企及而文之曲盡其意亦非俗吏所望是這翁所以絕出古今

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其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入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

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比例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

託之後世妙

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  
 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  
 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  
 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  
 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  
 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  
 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  
 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  
 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

沈曰於雇役中又  
抽出均役言之

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  
 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  
 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  
 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  
 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  
 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  
 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  
 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  
 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  
 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



人心怨也

引孟子作西段過渡

沈曰此論青苗之害

又託之後世妙

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

不許折免。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

反振轉下處每用  
臣云云陛下云云

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  
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  
今若變為青苗家貸極言常平青苗不兩立之勢二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  
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  
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  
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  
欲考其實必然問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  
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  
舉親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  
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

沈曰此論均輸之  
害

人心所欲霍光順  
之也

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  
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  
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  
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  
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  
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  
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  
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  
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久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搭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

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久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久，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

一怨一樂皆關人

沈曰末住結人心一段

入下段處故為壇進一層勢文乃不平板

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

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

沈曰以下言厚風俗之事凡四

以下不必分數目一滾說去

沈曰崇寬厚

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歷證故事至本朝乃提筆

就本朝事趨勢入

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久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應歷數修短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今事

沈曰去苛察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久。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沈曰抑僥倖

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况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

引證故事特詳賈  
生借賈生折今時  
用武之說也文有  
波瀾

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此又影射安石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

沈曰舉積勞

挿一句提醒主意

天下常調舉生妄心取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

沈曰東住厚風俗

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

曲折如游龍

增訂文獻通考

卷十

三



論紀綱段最短故  
數提醒本意筆勢  
尤變化激揚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  
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  
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  
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  
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  
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  
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入主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免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  
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  
致入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  
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  
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  
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  
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

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乎  
 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  
 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名公大賢  
 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  
 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  
 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  
 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

沈曰東住存紀綱

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  
 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  
 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  
 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  
 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似之  
 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  
 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在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

臣與陛下對敲極於此以而臣之為計一轉以陛下不為此承之再以所

以不懼臣之所懼  
一轉以死亡不辭  
但恐云云承之為  
結歸宿於感陛下  
聽其一言惟陛下  
憐其愚忠數句

三言反對叔人心  
厚風俗振紀綱

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  
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  
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  
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  
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  
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節。但患求  
治太速。進久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  
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  
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

末段數轉語意酷  
似范雎對秦王語  
以蘇秦張儀之辨  
行龍逢比干之諫  
老泉所言蓋于瞻  
奉以周旋也

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  
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  
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  
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  
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三段分應提綱。寓排比於散行之中。正意未足處。  
都以喻意醒之。極愷摯。亦極婉曲。告君之體。自應  
如此。○賈長沙之雄恣。陸宣公之整頓。兼而有之。  
○三大段中。藏得無數小斷落。作大片段文字者。  
須知此法。

再上皇帝書

前書六十餘言不如此書千餘字沈着痛快蓋前書數日構成此書一時憤懣衝口而發者有天人別也

名言如刀斷物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由如粉

改過通篇血脈字通篇神理

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前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

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權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天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益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紵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痛無此切直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入之恐長沙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

插此段為波瀾意  
愈痛切言愈精采  
自改過之各生來

自試字生出小用  
大用二意而直說  
到亡字上

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即前書結人心之旨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即前書結人心之旨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

列疏四人懷怨而重在於士失望故結後再洗發之文亦有波

今未見也着此一

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

勺大有頓折

希合苟容句奴上生下甚是筋節

不可不當波折妙

篇首言改過不吝次說青苗抑配非悔悟忽入民軍吏士四節至版蕩土

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廼。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

萌而止又自希合  
諂諛入青苗抑配  
之說以其勢然也  
住着以文過遂非  
應篇首叙之縱橫  
自在而血脉神理  
甚明所以為東坡

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  
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徒義修慝以致太  
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  
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克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  
愷戮力排之及克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  
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  
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  
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  
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眾也今天下賢者  
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

又以古事為引證  
致丁寧其實自文  
過遂非生出  
宋氏之亂亦成於  
此矣可勝痛哭

自士失望抽一絲

末為結

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  
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  
以待誅殛

即前書之意而申言之前曲而暢此簡而切分疏  
四人失望處即木石亦當動心矣無如邪說錮蔽  
於中而近習小人又朝夕彌縫之所以正終不能  
勝邪也千古一轍付之浩歎○自古喪亂每由盤  
樂怠教之主若以勵精圖治而國氣斲削幾至敗  
亡者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專以利言也子瞻指  
陳其失幾於痛哭而安石拮據其罪致李定等以

詩句為謗訕。幾死御史臺獄。歐陽公謂言人主過  
易。言權臣過難信夫。



